

# “三负责三不负责”现象引关注

## ——部分地方干部作风问题的调查

□新华社记者 杨玉华 姜刚

近期，随着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全面开展，干部作风建设成为社会关注的话题。人们在赞扬朱伯儒、孔繁森、杨善洲等好干部的同时，对部分地方一些干部作风漂浮感到担忧。

新华社记者有部分地方调查时发现，一些干部脱离群众表现为“三负责三不负责”现象，即对上面的领导很负责，而对下面的群众不那么负责；对富豪商人前来投资等很负责，而对平民百姓办事不那么负责；对宣传鼓动工作很负责，而对行动上贯彻落实不那么负责。

### 对领导很负责，对群众不负责

今年6月21日，安徽省霍邱县孟集镇中心店村村民郭仁寇，为讨要家中4亩多地的粮食补贴，在镇政府大院里的农经站三楼坠楼身亡。在此之前，她因不满自己的“粮补款”被他人领取，多次要求镇村干部变更粮补卡上的名字，但村干部嘴上答应，迟迟不见行动。当郭再次找到镇村干部时，悲剧发生了。

令人震惊的是，郭仁寇坠楼后，在场的多名村

镇干部竟无人施救。而事发前半个小时左右，该镇刚刚开完密切联系群众的相关会议。

如果是上面的领导来了，有些基层干部的态度迥然不同，不仅要高接远送，有的还要制定每天每小时的接待计划。例如有关部门近年在湖南、浙江、安徽等省开展“春风行动启动仪式”。仪式的前一天，一些基层干部就安排人员在车站机场接站；接到上面的领导，其食宿、会议、礼品等安排也是细致入微。

唯上是从，敷衍群众，落实领导指示不过夜，而碰到群众问题躲着走，有时成了一些干部的办事准则。

陕西省西安市组织系统一位干部向记者表示：让领导满意有用，而让群众满意没用。“有时也心寒，群众称赞的干部未必能提拔，将上面的领导服务好，你的进步会加快。”

由于干部作风问题，一些城市改造和建设过程中，暴力拆迁事件时有发生。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的失地农民王勤国对记者说，当地干部为了征地，找个借口将他抓进看守所关了10天，等他出来发现，他的房子和小食店已被拆除。“这样的干部是什么作风？”他悲愤地说。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一些干部对上面的领导很负责，却漠视群众的意愿和诉求。实际上，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并不矛盾，只有对下负责，才能排民忧，行民思，解民难，赢得群众的支持，巩固执政党的根基。“对群众负责，才能够真正地对党和国家负责。”

### 对富豪很负责，对平民不负责

“有的干部热衷于跟富豪商人打交道，一说起招商引资就眉飞色舞。”安徽合肥一位干部对记者说，遇到中午时间，一边是上访群众向你反映情况，一边是某位富豪等着你吃饭，一些干部往往会选择后者。

今年5月，记者在河北廊坊市一个县采访环境问题，当地群众告诉记者，周边一家钢铁厂污染严重，如果穿白衬衫在村里转一圈，衬衣上肯定会沾上许多黑点儿。这个厂的董事长跟政府领导关系很好。他们多次上访，问题始终没解决。

当记者表示要采访相关部门时，这个县的宣传部同志说，钢铁厂不可能一点问题都没有，你们可以了解了解，我们希望别把它作为选题，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 丧心病狂的暴力恐怖袭击背后

## ——四问新疆鄯善“6·26”严重暴力恐怖袭击案件

□新华社记者 李斌 毛咏 邹伟 曹凯 于涛

正值哈密瓜成熟季节，新疆吐鲁番盆地里弥漫着淡淡的瓜香。

6月26日鄯善严重暴力恐怖袭击案件已过去多日，在事发地鲁克沁镇，社会秩序已基本恢复正常。只有镇派出所办公楼外墙上残留着的焚烧痕迹，提醒人们这里曾经有过一个惨痛的首晨。

那个血腥的清晨，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惨剧？这是一起怎样的暴力恐怖袭击案件？实施暴行的，究竟是一群怎样的暴徒？这起案件和新疆近期接连发生的其他暴力恐怖袭击案件，带给人们怎样的沉痛思考？

带着一系列疑问，新华社记者从获悉案发当天就赶赴小镇开始，连日来深入现场，深入群众，通过采访当地党委和政府、公安机关、受害者及其家属、目击者和有关专家，追寻这起暴力恐怖案件的始末，追问背后的真相……

### 怎样的惨剧——

### 一场惨绝人寰的血腥杀戮

这是一个盛产哈密瓜和葡萄的“甜蜜小镇”——鄯善县鲁克沁镇的主干道上，从西向东依次分布着派出所、镇政府、特巡警中队，沿街两侧多是商铺。

吐鲁番是著名的火炉，为避开中午的炎热，人们一般都是一大早出门干活。6月26日，晨曦初现，镇中心的十字路口附近聚集了来自甘肃、陕西、新疆石河子等地的上千名务工人员。每到收获季节，他们像候鸟一样聚集在这里采摘、搬运瓜果。

谁也没有想到，灾难会突然降临——6时许，从南疆库尔勒到鲁克沁镇从事瓜果货运的刘飞被窗外的嘈杂声惊醒，透过窗户，他看见马路对面的派出所燃起了熊熊大火，街面上人特别多，场面十分混乱。

紧接着，他看到一群手提长刀的暴徒冲出派出所，跳上一辆农用三轮车和一辆黑色桑塔纳小轿车，一群年轻人跟在后面，边冲边喊，向镇政府方向奔去，有人蒙着面。

派出所，只是暴徒们袭击的第一个目标——6月26日，发生在东疆小镇的暴力恐怖袭击事件，成为乌鲁木齐“7·5”事件发生近4年来最为严重的暴力恐怖案件：暴徒先后袭击了鲁克沁镇派出所、特巡警中队、镇政府、建筑工地、个体商店和美容美发厅，并烧毁多辆汽车、摩托车。

鲁克沁一中退休教师阿不力米提有早起散步的习惯，26日清晨，当他走到鲁克沁镇政府附近时，看见暴徒正在砍杀一名路人，立刻上前劝说制止，暴徒毫不留情地将屠刀砍向了这位善良正义的老人；看见暴徒的疯狂举止，一位维吾尔族保安立即拨打110报警，并大声制止，也招来杀身之祸；鲁克沁镇棚户区改造项目工地遇到袭击，多名工人遇难……

据公安部门提供的数据，“6·26”严重暴力恐怖袭击案件共造成24人死亡，其中维吾尔族16人、汉族8人、2名女性。另有21人受伤。

6月26日下午，当记者赶到鲁克沁镇时，从特巡警中队、镇政府到派出所，马路上、院子里，都可以看见被焚烧、撞毁的汽车、警车或摩托车。派出所后院里，平放着被包裹着的遇难者遗体。一位民警告诉记者，“遇害的民警和群众（的遗体）都被放在这里等待运走，暴徒尸体放在了另外一地方，绝不能放在一起！”说完这句话，这位年轻民警的泪水涌出眼眶。

近年来，瓜果飘香的吐鲁番地区经济发展较快，人民生活相对富裕。突然发生的“6·26”严重暴力恐怖袭击案件，让人们感到震惊。

“现在的好日子就像天堂。可那天，我们却在天堂里看到了地狱。”在当地生活了30多年的维吾尔族群众苏莱曼说。

### 怎样的案件——

### 一起精心策划的暴力恐怖案件

外来人员传播宗教极端思想、秘密进行非法宗教活动、观看暴力恐怖光盘、购买犯罪工具、对攻击目标多次踩点、残忍杀害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无辜群众……

一系列犯罪事实与细节均显示：新疆鄯善“6·26”案件一起有预谋、有组织且带有恐怖性质的严重暴力犯罪案件，其手段和由此造成的社会恐慌，与在其他国家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十分相似。

——受到境外恐怖组织煽动和蛊惑。

公安机关现已查明，今年2月以来，鄯善县鲁克沁镇人艾合买提尼亚孜·斯迪克和艾力·艾合买提尼亚孜等人开始非法聚集，多次观看境外“东伊运”（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等恐怖组织宣扬“圣战”的恐怖视频，在MP3播放器上传播、收听“圣战”音频资料，逐渐产生宗教极端思想，随后，他们又积极网罗发展成员进行非法宗教活动，逐渐形成了17人的团伙，酝酿进行暴力恐怖

活动，并密谋出境参加“圣战”。

案发前，两个来自新疆南部库车县的煽动者对这个团伙进行了“圣战”鼓吹。在认为非法出境困难较大的情况下，他们决定就在自己世代生活生长的鲁克沁镇开展“圣战”，搞砍杀、偷袭等暴力恐怖活动。

——准备作案工具。

公安机关掌握的一系列证据表明，在预谋实施的过程中，6月20日，艾力·艾合买提尼亚孜等人明确提出要“搞圣战、干大事”，密谋将鲁克沁镇派出所、特巡警中队作为袭击目标，大举袭击镇政府、村委会和没有反抗能力的无辜群众。为此，他们筹集经费，购买了26把长刀、21把短刀和310升汽油，自制了28个燃烧瓶。

——多次提前踩点。

一系列证据表明，案发前夕，在艾力·艾合买提尼亚孜的指使下，团伙成员多次对鲁克沁镇政府、派出所及周边环境进行踩点。

案发当天，该团伙成员驾驶三轮摩托车和劫持来的黑色桑塔纳轿车流动作案。一位目击者清楚看见了驾驶三轮车的人：“那个人我见过，他最近一段时间经常在这条街上出没，没想到他们原来是在计划干这个事！”

来自公安机关的证据和记者采访获得的各种信息，还原了这起案件的案发过程：

——6月26日凌晨1时许，艾某等团伙成员聚会，做暴力恐怖活动前的非法“合力击”（非法宗教集会）宣讲，并抱经宣誓。

——凌晨3时许，该团伙携带事先准备的作案工具，分乘3辆三轮农用摩托车前往作案现场。在现场附近一加油站内，持刀胁迫工作人员为其携带的油桶注满汽油以用于实施纵火。

——5时50分许，该团伙袭击了鲁克沁镇派出所、镇特巡警中队和镇政府，持刀疯狂砍杀公安民警、协警，向派出所、特巡警中队投掷燃烧瓶，纵火焚烧车辆，并劫持车辆冲撞警车。

——在实施暴行的过程中，这伙暴力恐怖分子还一路袭击了美容美发厅、民工工地，见人就杀、见人就砍，数十位在睡梦中的无辜群众、早起干活的群众和民工伤亡，其中包括多位维吾尔族群众。

暴力恐怖袭击案件发生后，当地政府和公安机关迅速行动，展开反击和围捕。当场击毙暴徒11人，击伤并抓获4人，缴获刀具、汽油桶等作案工具若干。

“他们是有目的、有方案的，就是想先把派出所、特巡警中队等武装力量干掉，再袭击镇政府和群众。”一位在搏斗中击毙多名歹徒、光荣负伤的维吾尔族巡警艾斯卡尔说。

### 怎样的暴徒——

### 一小撮受境内外“三股势力”蛊惑和煽动的恐怖分子

不分男女，不分老幼，不分民族……暴力恐怖分子持刀疯狂残杀无辜群众，行径丧心病狂，罪行令人发指。人们不禁要问：实施暴行的，究竟是一群怎样的暴徒？

种种事实和迹象表明，实施暴行的暴力恐怖分子受到“三股势力”——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的蛊惑和煽动。

公安机关指出，受境内外敌对势力的影响，非法宗教活动、宗教极端思想近年来在新疆日渐突出。在宗教极端思想的蛊惑下，一些当地青年观看“圣战”视频，思想急剧发生裂变。此外，“三股势力”频繁通过网络造谣蛊惑，煽动民族对立和民族仇恨，加紧内外勾连，发展壮大组织。一些宗教极端组织和极端分子，通过互联网进行非法宗教活动，传播宗教极端思想，鼓吹“圣战”，发展成员，组织策划恐怖活动。

采访中，当地不少居民反映，在最近一两年中，宗教氛围异常浓厚，鲁克沁镇治安环境出现恶化势头。乌斯曼、阿不都热依木等鲁克沁镇居民忧心地看着，这些年有些人宣扬宗教极端思想，认为凡是不同意他们观点的穆斯林就不是真正的穆斯林。

在案件中组织民警成功击毙多名暴徒的鲁克沁镇派出所所长李常青说，暴徒都是本地人，大部分是二十出头的青年，他们都受到了宗教极端思想的毒害。他说，案发前一段时间，当地多名老百姓报案，有人非常野蛮地禁止所有商店卖烟卖酒，如果不听就肆意殴打、寻机闹事，并且发生了人为纵火案件，调查证据显示是其中的宗教极端分子所为。公安机关已经抓捕了一批犯罪嫌疑人，正在审理中，没想到就发生了“6·26”惨案。“案件的直接原因不排除一些漏网之鱼对政法机关进行报复，深层原因就是极端宗教思想的毒害。”

案发前一天——6月25日，公安机关根据线索抓获该团伙成员1人。主犯艾合买提尼亚孜·斯迪克因害怕罪行败露，案发前四处打电话招募同伙，谎称“有一个

为真主献身的机会，赶快来”。

犯罪嫌疑人中多人犯有前科。公安机关侦讯证实，此案中的团伙头目是40岁的艾合买提尼亚孜·斯迪克，曾在2001年年底因参加分裂组织被判刑刑2年6个月，骨干艾力·艾合买提尼亚孜现年31岁，2004年曾因参加分裂组织被判刑刑4年。

“起因绝非民族问题。暴徒是维吾尔人，我们也是维吾尔人，他们却疯狂砍杀，这能说是民族问题吗？”维吾尔族巡警艾斯卡尔说，“我到现在也不想明白，他们为什么见人就杀？他们自己就没有父母、没有娃娃吗？”

“有两三个人是蒙面的，整个头都戴着头套，只露出两只眼睛。”一位目击者说，“这些人很凶，刀也很长。枪毙他们都算便宜。”

“为啥要杀害我的亲人？他们不是人，是魔鬼。”一位在暴力袭击事件中失去亲人的维吾尔族青年说，“对他们，我不害怕，我只会恨。”

鲁克沁镇某村清真寺一位年近七旬的哈提甫（神职人员）说，“残忍杀害无辜群众，这样的事件，我这一辈子都没见过，也万万没想到。”老人认为，暴力恐怖案件影响了老百姓正常的生活秩序和平安和谐，必须对暴力恐怖分子提高警惕。

### 怎样的思考——

### 一系列暴力恐怖案件阻挡不了新疆前进的脚步

新疆鄯善“6·26”严重暴力恐怖袭击案件和新疆近期接连发生的其他暴力恐怖袭击案件，给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损失，严重影响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族团结。

这些案件说明了什么？给人以怎样的警示？

一位兰州军区的新疆问题研究专家认为，宗教极端势力的发展已经成为新疆安全稳定的最大威胁。伊斯兰世界的世俗化进程受阻，原教旨主义抬头，某些国家对宗教极端势力的默许和暗中支持等，都鼓舞了境内外“三股势力”。

新疆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潘志平常年致力研究新疆问题。他认为，从今年暴力恐怖活动上升并多点爆发的情况分析，暴力恐怖分子将主要矛头指向基层政权，大肆杀害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无辜基层干部和群众，是一种典型的恐怖主义，其本质是将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企图扰乱新疆发展的大好局面。

专家指出，与此相呼应的是，境外“三股势力”和其他敌对势力每每在新疆发生暴力恐怖事件后即发表颠倒黑白的言论，混淆视听，污蔑和攻击中国政府，助长了境内暴力恐怖分子的嚣张气焰。

正义压倒邪恶，罪犯难逃法网。

6月30日，经群众举报，最后一名逃犯伊布拉辛·艾力被抓获，鄯善县严重暴力恐怖袭击案告破；当天，专门贩卖管制刀具的阿某、李某也被抓获。

“鲁克沁镇一直是个美丽和平的小镇，那些暴徒破坏了大家的好生活，他们离善不善，鲁克沁人民痛恨他们。”20岁的再吐娜·阿里甫是小镇一家照相馆员工，漂亮时尚的她说起暴徒的行径，美丽的脸庞不禁露出悲戚之色，但随后又恢复了平静，“我相信我们的小镇会更加美好安宁！”

“任凭狗儿叫，误不了骆驼走大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委（宗教局）主任（局长）吐尔干·皮达说，暴力恐怖分子代表不了任何民族、任何宗教，他们既背叛了自己的祖国，也背叛了自己的民族，是新疆各族人民的共同敌人。

目前，新疆面临的维稳斗争形势十分严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负责人指出，各级、各族公安民警一定会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始终保持主动进攻、先发制敌打击暴力恐怖犯罪的高压态势，依法严厉打击暴力恐怖犯罪行为。同时也要大力呼吁社会各界、各族群众，积极检举揭发暴力恐怖分子，自觉维护稳定大局，形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局面，齐心协力共筑维护社会稳定的钢铁长城。

“现在新疆发展那么快，机会好，条件也好。尤其是吐鲁番这几年经济发展非常快，旅游啊，哈密瓜、石榴、葡萄等特产发展都很快，我们必须珍惜这样的好日子。”一位在案件中失去多位战友、被砍伤的民警说，他出院后将重返战斗岗位。

暴力案件发生时，正值哈密瓜出售时间的末期。尽管客商比往年要少，但当地哈密瓜已基本卖完。

“7月底葡萄开始成熟。我们将通过遍布全镇的农业经纪人向外地客商宣传目前的形势，让他们安心来采购。困难是暂时的。”鲁克沁镇镇长阿布都·热合曼·吾甫尔说。

（新华社乌鲁木齐7月5日电）

记者2012年年底在安徽凤阳采访时曾遇到一件怪事：当地农民的上千亩稻田连年减产甚至绝收，原因是无水灌溉，然而稻田的上游就是一座中型水库。

为何村民守着水库没水灌溉？当地水库主管部门称，村上组织供水有问题，灌溉时水库方面找不到村干部，也没人跟水库联系。

当地群众反映，找干部时他们互相推，就是怕放了水落实不了水费，只能看着庄稼一点点干死。

有关专家认为，有的干部喜欢同富豪交朋友，而不喜欢与平民百姓交朋友，主要原因是，做群众工作吃力不讨好，而与富豪交往不仅可以完成招商引资任务，还能给个人带来一些好处。

“坐着轮子转，隔着玻璃看，前呼后拥下基层，层层陪同进农村。”一些群众反映，有的干部高高在上，对平民百姓的事情漠不关心；有的干部遇到群众来访，一见与自己的利益无关，尽可能推诿，或打“太极拳”。

山西省一位基层干部张建益说，对富豪商人很负责，对平民百姓不负责，显然不符合教育实践活动的要求。要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干部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否则很难得到群众信任。

□新华社记者 毛咏 李斌 邹伟

6月26日，新疆鄯善鲁克沁镇发生一起严重暴力恐怖袭击案件，造成24人死亡、21人受伤。

时隔多日，受伤人员恢复情况如何？他们经历了怎样惊悚的一刻？对未来的生活，他们怎么看？7月2日，新华社记者独家采访了部分受伤干警和无辜群众，倾听他们的回忆、感受和建议……

### “他们不是人，是魔鬼……”

瘦小苍白的木拉提江被护士送回了病房，细瘦的胳膊吊着绷带，被固定在夹板里，大大的眼睛忧伤又黯然。

在这场突如其来的惨剧中，家在镇政府附近的木拉提江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父亲被3名暴徒砍倒在血泊中……如今，对这些暴徒，他“没有害怕的感觉”，而是只有“恨”。

（**受伤者自述**）当时我在上厕所，忽然听到一声惨叫，当时还以为外面的农民工在打架，就赶紧跑出来看，却看见有3个人拿着长刀围着一个人使劲砍，惨叫声就是那个人发出来的。吐鲁番太热，我爸爸是睡在院子里，他走在我的前面，大声斥斥那几个暴徒，没想到他们3个人冲过来就开始砍我爸爸。

我看见我爸爸被砍了好几刀后，向后摔倒了，但他们还不要休，还围着砍。我冲上去使劲喊，让他们住手。这时候，一个人转过来挥刀就朝我砍了下来，我本能地用胳膊一挡，然后撒腿就往后面跑，几乎就在那一刹那那间，我看见了那个人的脸，我以前见过他，就是镇上的，但是不知道名字……

过了一会，我才发现胳膊在流血。我藏在屋子的角落里，一直到外面没有声音才敢跑出来。我看见爸爸脸朝下趴着，全身都是血口子，血不停往外冒。

那时我爸爸还有一点气。我还看见不远处还躺着一个人，他的全身也都是血，已经不动了……后来，是叔叔和周围的邻居把我们抬上车送到医院，把我的胳膊包扎上了，可是爸爸还是走了……我没有害怕的感觉，我恨他们！我想不通，暴徒为啥要杀我爸爸？他们不是人，是魔鬼！

（**记者观察**）在整个回忆过程中，小木拉提江始终很坚强，没有一滴眼泪，只是有时神情有些木然，还不时嘟囔一下嘴脣。陪护的人介绍，一些受伤者到医院后，仍然不时从噩梦中惊醒，很难睡着觉……作为外人，我们无从知道，如此惊悚、血腥而又残酷的经历究竟给他们造成了怎样巨大的心理创伤，交谈时不得不小心翼翼……

### “等伤治好了，我还要把家乡打扫得干干净净”

库尔班是鲁克沁镇的清洁工，在暴力袭击中受伤。记者见到他的时候，他刚刚拍完X光片，小腿腿骨骨折。暴力恐怖事件发生的当天早晨，他原本是准备早一点完成清扫马路的工作，却不曾想撞见了冲击镇政府的暴徒，他们当中有三个人蒙着头套，拿着长刀，很恐怖……

（**受伤者自述**）早晨老婆提醒我，早一点把责任区的卫生搞一搞，所以我出来得比较早。快走到镇政府的时候，看见有人在烧车。当时还奇怪，不知道是什么情况。那些人把镇政府外面的车烧掉以后，又冲到政府院子里面，大概六七个人，手里拿着刀。他们在政府院子的两层楼也烧掉了。

我眼睁睁看着他们叫喊着，围追砍杀一个人，3个人蒙着黑头套，就露出两个眼睛，很凶，刀很长，很恐怖……那时我才明白，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这个时候，从派出所方向开过来两辆警车，暴徒们没有逃跑，反而冲出来更多手持长刀、木棍的家伙，围攻警察，把警车在马路中间砸掉了。

紧接着，我听见几声枪响，警察当场打倒了两个暴徒。等我反应过来已经跑不掉了，被冲过来的暴徒打倒……

我们鲁克沁的哈密瓜、葡萄全国出名，全国各地的人都到我们家乡来，这样的好日子那些人为何不珍惜？为什么还要杀人？这些人，枪毙他们都算便宜了！

（**记者观察**）库尔班在回忆时又愤填膺，声音洪亮，不时挥舞右手，有时因为动作幅度过大弄痛了受伤的腿。他告诉记者，等腿伤治好了，还要多为家乡发展作贡献，把家乡打扫得干干净净。

### “我们也是维吾尔人，他们却疯狂砍杀，这能说是民族问题吗？”

6月26日5时53分，艾斯卡尔所在的鲁克沁镇特巡警中队接到了指挥中心的指令，镇派出所遭到袭击，要求迅速支援。9名干警整装待发之际，10多名凶凶极恶的暴徒冲了过来。面对凶悍的暴徒，人民警察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忠诚。

（**受伤者自述**）当时命令很紧急，只有一分半钟，我们就已集合完毕，冲到了楼下。这个时候，10多名手持长刀和棍棒的暴徒已经冲了进来，开始打砸我们的警车，砍杀干警。当时只有我一个人身上有枪，15发子弹，大家只能用警棍和暴徒抗击，寡不敌众，我们只好一边反击一边退回楼里。

我退在最后，这时我们和暴徒已经打在一处。在楼梯上突然我觉得背后被棍子狠狠打了一下，我听见他们在喊口号，一名歹徒正举刀向我砍下来……我用左手一挡，摔倒在楼梯上，滚了下去，滚的过程中我向暴徒开枪，至少打中了楼梯上的两个暴徒。

我跳起来检查了一下手表，就剩3发子弹了，左胳膊也被砍伤，我的身后还有一个战友。我低头看了一下手表，当时是6点04分。

一切来得太突然，发生得太快。我赶紧向指挥中心汇报这里的情况并请求支援。这时我听见镇政府方向传来了枪声，只有执法人员有枪，我知道支援的人到了，心里特别激动！

我就是想不通，暴徒是维吾尔人，我们也是维吾尔人，他们却疯狂砍杀，这能说是民族问题吗？他们砍杀无辜群众，他们自己就没有父母，没有娃娃吗？

我保护的那个战友哭着对我说，现在大家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房子都是政府帮忙修的，瓜果卖不出去政府帮忙找销路，没有工作的安排到外地学习再安排工作，年纪大的安排公益性岗位……现在的生活就像是天堂，可我们却在天堂里看见了地狱！

（**记者观察**）来自农民家庭的艾斯卡尔，从小生长在火洲吐鲁番，对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们充满感情，更对新疆近几年来日新月异的变化和发展感受深刻，对未来的美好生活充满憧憬。正因为如此，他更加痛恨这些暴徒破坏安定团结、戕害无辜者生命的暴行。

记者见到艾斯卡尔时，他几乎被砍断的左臂正在恢复中，从厚厚的纱布包裹中露出的指尖已经有了感觉，能动一动。他告诉记者，他要继续当一名警察，要当就当好警察，要干就干一辈子。

（新华社乌鲁木齐7月5日电）

## 「我们是在天堂看见了地狱」——新疆鄯善“6·26”严重暴力恐怖袭击案件受伤人员采访实录